

前沿聚焦

“耳蜗经济”如何有机生长

何鼎鼎

在全球范围内,“声音市场”正在崛起。各类有声读物成为一些音频平台快速成长的业务板块;从《中国好声音》《声临其境》到《声入人心》,主打声音的娱乐节目不断增加。与此同时,耳机销售正在强劲增长,有估算显示:2018年全球耳机销售额接近210亿美元。听觉,正在被重新发现。一个“听时代”正在到来。

如果走在路上和朋友打招呼没反应,对方十有八九是戴着耳机。越来越多人已习惯行走“声音的世界”,以致有网友调侃:“摘下耳机成了新世纪的脱帽礼。”

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听觉动物。出生第一天婴儿或许还睁不开眼,但已有听觉反应,能区别不同的音高。教育心理学则认为:不同于视觉型学习者,听觉型学习者更擅长用聆听的方式接收信息。一方面,不爱“看”而爱“听”的群体本身不小;而另一方面,喜欢利用碎片时间的现代人越来越多,“听”提供

了多线程工作的可能。开车时听广播、工作时听音乐、走路时听英语,都成了生活中的“两步并作一步走”。今天知识付费平台,课程讲述最常用方式是借助音频而非视频,大概也是看中了“听”的低负担与便捷性。

40年前,索尼公司开发的随身听产品让磁带能随人走,在“眼球经济”之外,开辟出了“耳蜗经济”。今天,这个市场还在继续扩大。这对媒体融合发展也是一种启示。尽管从趋势上看,从文本到广播到电视到视频再到VR、AR,媒介形态与时俱进、不断立体化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声音就一定比影像接受度低、传播力弱。因为从互联网时代产品设计的法则看,听觉产品一般都具备用户友好型属性,往往比视觉产品简洁。毕竟,收音机一按钮就可以使用,而点击一个H5可能花去很多时间。因此,无论媒体如何发展,只要耳朵依然是人的感官,声音产品永远占有一席之地。

当然,这样一个日渐繁荣的声音市场,

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近日,世界卫生组织指出,全球12岁至35岁人群中的近半数,即11亿人因经常戴耳机听音乐正面临听力损伤的风险。所以,今天我们不仅要关注因为视频、游戏突飞猛进导致的近视高发问题,也需要重视因为手机、音乐播放器普及带来的听力损伤问题。专家也建议儿童减少耳机使用频率,并选用音量控制在85分贝以下的儿童耳机。

除此之外,当许多高品质耳机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世界,我们也需要防止陷入“听觉茧房”,避免因为过度依赖耳机里的声线,而忽视了真实世界的好声音,避免因总是沉浸在耳蜗的世界,而放弃了与外界沟通。说到底,声音也是人与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,有声世界再秀色可餐,也不能“暴饮暴食”。因为能与人类的耳朵相匹配的,不仅有耳机,还有一个更动听的大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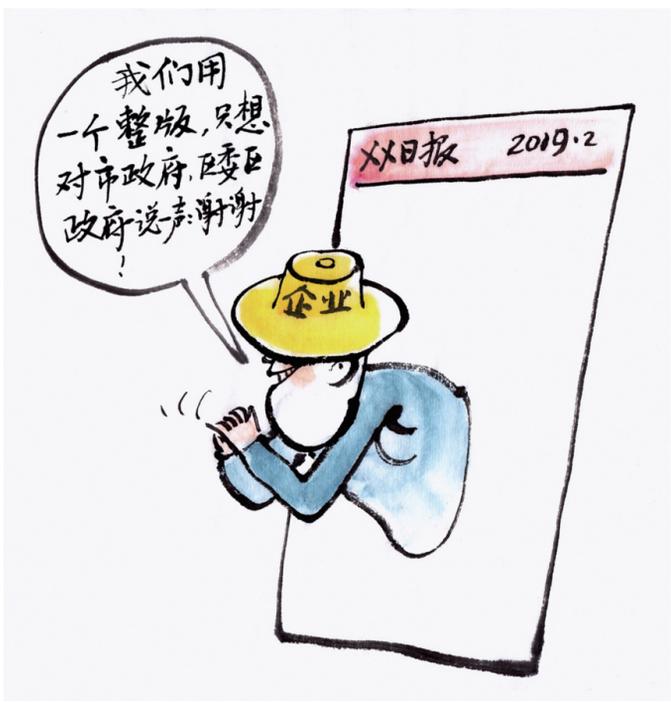
来源:《人民日报》

画里有话

一声简单的“谢谢”引发各方关注——2月15日,温州一家智能门锁品牌企业,在温州日报整版刊登:“我们用一个整版,只想对温州市委、市政府,瓯海区委、区政府说一声‘谢谢!’”版面上,硕大的“谢谢”格外醒目。这封特殊的感谢信,因为双方的身份,迅速激起热议。该公司董事长表示,自己只是单方面希望表达一份感谢之情,但有媒体表示质疑:在“两会”召开前夕,这家民企如此大张旗鼓感谢政府、表扬政府,意欲何为?这一做法是否属于“雅贿”?是否合规?

《温州日报》对此发表评论:温州营商环境长期以来差强人意,所以,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机关作风整顿,最近几年,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又风起云涌。“今天企业面对政府,不再有诉苦、祈求、抱怨、投诉,而是有了称道、赞誉,甚至像今天这样通过报纸等媒体表达谢意。这种可喜的改变,值得嘉许。

插图:王锋



热点热评

从珊瑚岛上走来,科幻不再流浪

戎国强

2019年,科幻影片创作将迎来一个热潮,或者说,热潮已经到来。《流浪地球》与《疯狂的外星人》是今年春节档的冠军,《流浪地球》还引起有关科幻影片创作的争议,成为社会热点话题——科幻影片如此受关注,很是罕见。并且由滕华涛执导,鹿晗、舒淇主演的另外几部科幻片也将于今年上映,如此数量众多的国产科幻片在同一年上映,之前从未出现过。

但是,这不是“科幻片元年”——很多观众为国产科幻片创作成果所鼓舞,提出了“科幻(片)元年”这个概念。

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导演宁浩并不赞同“科幻元年”这个说法,他认为很早之前,国产电影就有过科幻题材的尝试,说今年是科幻元年是对之前创作者劳动成果的一种抹杀。这是尊重历史、尊重前人劳动的态度。40年前,有一篇科幻小说入选1978年最佳短篇小说奖,两年后,小说被改编成科

幻影片——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,在当年,也是一部现象级影片。现在回过头去看,这部影片可能会显得幼稚、单薄;但是,它是中国科幻影片成熟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,“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”;任何辉煌伟大的成果,都建立在前人的摸索、初创的基础之上,不是凭空冒出来的。

但是,也许不能全怪这些观众不了解科幻(片)创作的历史。在各种文学体裁中,科幻文学创作最为特殊,对创作者的科学素养、专业知识的要求最高。在作家协会里,有小说组、散文组、诗歌组,没有科幻组,科幻作家归入儿童文学组。原因之一,是很多科幻作品以少年儿童为创作对象;原因之二,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太少,不足以单独分组。

科幻创作特殊性强,难度高,稿酬与之太不成比例。据报道,有专业机构预测《流浪地球》电影票房将超过50亿元,但《流浪地球》小说2000年在《科幻世界》发表时,刘

慈欣仅获得每千字120元的稿费。科幻作家刘维佳回忆说,刘慈欣第一次获“银河奖”后,请大家吃火锅,1000元奖金还不够支付餐费。今年春节这一桌科幻大餐让我们感到满足——它是让我们产生饱感的馒头,但不是科幻创作献给读者的第一个馒头。馒头早已经有了,只是卖得便宜而已。“科幻(片)元年”这个说法背后,是有一定普遍性的思维习惯,即割断历史,以为历史从自己开始,在我之前的东西都不算数。这不是一个规律:有点成绩就忘乎所以,一忘乎所以就膨胀……

《流浪地球》《疯狂的外星人》等影片的成功,已经为科幻作品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观众;只有读者观众多了,市场才会大了,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;创作者得到的回报增加了,才能吸引、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科幻创作——这种良性循环形成了,科幻创作的春天就真正来到了。

来源:《钱江晚报》

社会纵议

汉字正音要从众,但不能流俗

○毕文章

这几天,一些汉字词语的新读音引发热议:许多读书时期的“规范读音”,现如今竟悄悄变成了“错误读音”;而一些经常读错的字音,现在却成了对的……许多人称“怕自己上了个假学”。

语言文字是人们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交际工具。在日常生活中,很多词语被错读就错,习以为常。比如,现在房屋建设中,常见的“给排水”一词中的“给”字,几乎所有的人都读成“gěi”,而这个字应该读“jǐ”,是“给养”“给予”“供给”的意思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语言的发音也会出现变化。一个人读错音那是针尖上挑毛巾——不足为奇(旗),大部分人都读错音,那就应该考虑改音了,这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。“说客”的“说”很多人可能会读“shuì”,但现在其实读“shuō”;“糗米”的“糗”大部分人会读“jiǔ”,但现在要读“qiǔ”。汉字读音的更改并不只是近两年的事情。在1987年,曾有过“呆板”(ái bǎn),变更为dāi bǎn的案例——这主要是为了尊重大众的习惯。

笔者不反对重新定义某些汉字的读音,但反对把一个字的两个读音强行合并

成为一个读音。比如:铁骑,tiě jì 是古代发音,我们大都背诵过杨玉琢荔枝的诗句“一骑(jì)红尘妃子笑”;读qí 是类似动词,比如骑兵。其他的类似名词词义的全部都读jì:轻骑、车骑、骠骑。突然间,“骑”字只有一个读音了,那就是qí,而jì音已经取消了。笔者认为,还是应该同时保留两个读音,在不同的语境当中读不同的音,这样各得其所,两全其美。

荀子说:“名无固宜,约之以命。约定俗成谓之宜,异于约则谓不宜。”语言根据约定俗成做出改变,能够更加方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好处多多,善莫大焉。例如,若非象棋保留了“车”的另一读法,我们就不会知道,古人曾把车比喻为行路中的居所,而读“车”为“居”。汉字正音,必须严肃,要尊重,还要从众。要正本清源,但是不能流俗,更不能迁就。许多人发不好平舌音、翘舌音,或者说不准前鼻音、后鼻音,权威部门从来没有因此而有简化的打算。

好在新闻只是源自国家语委曾发布的《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(修订稿)》征求意见稿》,至今还未成定论,但网友的担心不失为一种意见反映。来源:《南方日报》

媒体观察

给快递小哥多一些制度保障

○周菊

目前,我国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等“网约工”群体已达数千万。由于此类新业态的劳动关系较为特殊,导致该群体难以获得工伤保险的制度保障。人社部表示,将适时启动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再次修订工作,把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、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保障中。

诸如外卖、快递、网约车等新业态,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,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。可与此同时,新业态往往以临时工、劳务派遣等灵活就业为主,导致劳动保障方面存在从业人员工伤保险缺失等问题。显然,基于维护从业者的合法权益、促进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的角度,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制度关怀和保障,乃是应有之义。

与传统行业的用工方式不同,部分新业态企业的劳动关系比较复杂。比如外卖小哥、网约车司机等流动性大、临时性强,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和上下班时间,其中很多人并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

同,所以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时,如何认定工伤就存在争议。

同时,新业态的职工参加工伤保险情况较差,很多平台并未给从业者缴纳工伤保险,工伤保险缺位。发生意外事故后,相应的治疗报销、伤残赔偿等问题也就随之悬置,常出现平台“摆挑子”,以不存在雇佣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,进而纠纷不断。

为解决新业态职工未及全面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保障问题,首先要对新业态企业的劳动关系予以确认,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,明确外卖小哥、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也属于被保障之列。从而在法律上解决劳动关系的争议,为外卖小哥、网约车司机等托底,保障其享受应有的工伤保险制度保障。其次,也要督促新业态企业遵守劳动法规,给外卖小哥、网约车司机等缴纳工伤保险费,以补上这个缺口,打造更人性化的用工环境。来源:《工人日报》

想到就说

让“换书”成为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

○天歌

图书互换是一种古老传统,老一辈人都经历过,那些挑灯夜读的场景甚至成为他们最美好的记忆。在社区、书店和网上,这个古老的传统近来正在满血复活。图书互换绿色、环保、节约,其以富有活力、生机的鲜活形式参与人们的阅读生活,也日益成为不少人选择的时尚生活方式。

有调查数据显示,近年来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上升,这让人很是高兴,然而面对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“读书人”,也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,那就是你买来读完以后的图书,如何处理?是当做旧书卖掉,还是捐给有需要的人,或者是干脆在搬家、清理房间的时候当做废品送到了废品收购站?其实以上这些都不是主流的处理方式。实际上大多数人购买、读完的图书,都静静地躺在书柜里,堆积在书房的地板上,可能几年十几年都不会被再次打开。

图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阅读,不被阅读的图书,就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。一方面,当全国读书爱好者家里浩如烟海的图书被闲置在那里得不到阅读,确实是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。另一方面,因为纸张等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,所以近年来图书的价格也水涨船高,在这种情况下,很多爱书之人的读书成本也大大提高了,或者说因为书价太贵,导致读书也少了,这当然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。

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,让闲置在国

书的最大价值,同时又降低真正爱书之人的读书成本?答案是肯定的,那就是图书交换。所谓“换书”,顾名思义,就是用自己看完的书去交换别人看完,而自己又想看的书。通过这种交换,不但可以实现互通有无,节省了购书的成本,而且也为社会节约了资源,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,完全可以说一举多得。

目前读者之间的换书,有各地图书馆组织的,也有各地的读书会自发组织的,当然也有社区、小区物业等出面组织的,都得到了市民百姓的肯定与欢迎。这样的换书活动,不但不受时间、地点等条件的限制,而且可以无数次地举办下去,比如你这次换来的图书,读完以后还可以拿着参加下次的换书活动,换来其他自己想要的图书,循环往复,无穷无尽。

如果说图书馆、社区等组织的换书活动还仅仅限于本地本土的读者的话,那么网络上的换书活动,则突破了地域的限制,大大扩展了换书者的范围,自然也就可以交换的图书种类得到极大地丰富。比如近年来一个叫联书的小程序,喊出了“一辈子只让你买一本书”的口号,引来众多文艺青年纷纷尝试,按照小程序制定的规则,参与网络换书。积极参与换书者,绝大多数都是真正喜欢读书者,通过换书不但节约了社会资源,降低了读书成本,而且对于提高国民图书阅读率,引导更多人热爱读书也大有裨益。来源:《北京青年报》

每逢佳节胖三斤 小心献血白挨针

年假期间,美酒佳肴,黑白颠倒,天天搞聚会,顿顿吃到饱,没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了。本想在开心之余奉献一把爱心,可是很多人在血液初检的时候就被告知:不合格,不能参加无偿献血!

过年聚餐畅饮最快乐。熬夜畅饮成常态,很容易导致



肝脏功能暂时性受损,从而引起转氨酶升高,不符合血液健康标准。当然会被“拒献”。

油腻+高蛋白成献血“绊脚石”。大鱼大肉是过年标配,易使血液中的脂肪含量过高。血浆中若含有大量脂类,加重肝脏的负担,容易导致转氨酶偏高,严重的还可能形成“脂肪肝”。这种不合格的

血液当然也会被“拒献”。

熬夜畅饮、油腻饮食导致的转氨酶偏高就永远不能献血了吗?当然不是!若想继续献血,可一个月后再度前往献血点复查,若复检ALT及其他项目均符合献血标准,即可再次参加献血。



(敬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发放稿酬)